

【All豆腐 AU】圣诞节礼物 2

【丝豆腐 AU】叹息之墙 8

【TKK AU】万圣节游行 14

【裤袜渣玎AU】酒馆与圣杯 19

【磁卡宽 普通人AU】热量弥散 26

【V洛/沙漏三角】恋爱游戏 36

【曼豆腐AU】守护者之歌 45

【笛万/笛宽】德比前后 60

## 【All豆腐 AU】圣诞节礼物

@ ChrisB的点梗

OMC/莱万多夫斯基

克洛泽/莱万多夫斯基

曼朱基奇/莱万多夫斯基

或许提及戈雷茨卡/莱万多夫斯基

预警：一个非常无聊的sq故事，建议如果不是有看黄片的兴趣就不要读。没有任何裨益。

所有人物都OOC（这是一定的）且黑。

无厘头圣诞老人AU

当从小屋里走出来的时候，“麋鹿”已经等在外面了，头套规矩的套在脑袋上，蹄子一下一下踩着雪，看起来非常不耐烦。

罗伯特的第一感觉就是冷。他确定自己已经把胡子贴好，虽然是兼职也不希望显得非常业余。乔治留下的精液还在他肠道里，若是能直接涸透衣服也好，但此刻却粘连在肛口，让他觉得小腹像怀着孕一样的难受——这是个糟糕的比喻，毕竟他从没怀过孕。但总算，他明白了为什么人们总有那种夸张的形容，说精液让小腹微微鼓起。五分钟之前他刚刚高潮过。

这大概是一个惩罚。尽管乔治为它冠名礼物。

尽管如此，罗伯特还应该完成今晚的任务，和这位戴着头套的麋鹿先生一起把礼物送给华沙的小孩子们。

“你好了吗？”男人非常不耐烦地说，罗伯特忙对他笑了一下，他知道谁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温度里等待，“好了就快上来。”

罗伯特和“麋鹿”有一台小小的电瓶车，他们把礼物堆在后座上，上面贴上快递般的地址标签。“麋鹿”负责开车，而罗伯特负责把礼物送给熟睡的小朋友。礼品公司推出的圣诞特别服务，罗伯特是看了招聘广告来做的兼职，而“麋鹿”，罗伯特看他熟练的把包裹分类的功夫，大概是个快递员。

罗伯特坐在后座上，麋鹿先生把车开的飞快，风卷着雪花飘进来，带来罗伯特用双手护在腹部都不能减少的寒意。圣诞老人宽松的红绒外衣毕竟太薄了，也不怎么能抵抗寒风，而只有罗伯特自己知道，他里面什么也没穿，这也是乔治“礼物”的一部分。他感觉身体里的血液都快被冻僵了，而脸上却开始发热。小腹的隐痛有发展成钝痛的趋势。这种难堪让他的双腿之间出了点汗，屁股黏黏的粘在座位上。他本应该团成一团，抵抗寒冷，但却因为疼痛而坐立不安。

车猛的停了。“就是这家。”麋鹿先生不耐烦地说，罗伯特的头差点撞在他的座椅靠背上。

看他还呆愣着，麋鹿先生在袋子里摸索了一下，扔给他一个盒子。“是这个。”

艳俗的、用红色闪光包装纸和绿色花边绸带包裹着的，圣诞节礼物。无端让罗伯特想到了两个小时 before 乔治送给他的那个，那根包装的整整齐齐的按摩棒。他觉得自己今夜几乎无法

再承受更多的古怪趣味。他手发抖的把盒子从麋鹿先生手里接过，希望不要露出任何异常。

很好，他站起来了。他居然感觉还不错，站起来活动活动比枯坐在那里让他感觉好了很多。他按门铃，靠在一边，冻的发白的脸上努力凝聚起一个勉强的笑容。穿着红色毛衣的女人接过了盒子，说她可以代为交给小孩。就在这时小孩跑出来了，他惊讶的大叫，说要和圣诞老人合影。“我捉住你了。”他调皮的捉住罗伯特的裤脚，“我捉住你了”，一个小时前乔治握着他的脚踝分开他的双腿。

“我要你抱着我跟我合影。”小孩说：“反正你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圣诞老人。”

罗伯特无奈的弯下腰，把他抱在怀里，他希望女人能够拍的快一点，小孩垂下来的脚四处乱踢，有一脚正好闷在他肚子上，力道不大，但是让罗伯特的后穴难以抑制的伸缩了一下，吐出更多精液来。那一股热流让他觉得有点可耻的愉快，赶紧闭紧了嘴巴，微微弓腰，不让不该出现的声音漏出来。然后他回头，就看到麋鹿正在路灯下站着端详他。黑色的眼睛在头套的窟窿里闪着光，分辨不出在想什么。

半个街区过去，钝痛几乎变得难以忍受。偷偷瞄了一眼，麋鹿似乎没注意他，罗伯特便整个人折了下去，如果可以，他希望用一根手指堵住自己的肛门，他觉得他自己正在发烧。说话越来越诚挚，也越来越轻。后来他就放弃了，索性让它们自己流出来。他肆无忌惮地盯着麋鹿的角幻想，幻想那尖尖的柔软的角堵进自己的直肠，然后像那个震动棒一样震动起来。他还幻想自己腹中蠕动是个真正的孩子，正一下一下用小小的手拍着他的肚皮。要吃点什么，我饿了，他说，妈妈我饿了——也就是这时，罗伯特才注意到开着黄色灯光的

家里流露出来的食物气息，和巧克力的香气。他饿了，他也想吃点什么，迫切的需要什么东西去填满自己。他觉得热，也许他需要一点雪，他发誓雪可以在他的直肠中融化。乔治说什么来着？当他对乔治说自己饿的时候，乔治回答：“你是个不知足的荡妇。”

即使是因为取向，罗伯特也不想这么被人侮辱。他挣扎了，可是没用。

他注意到几次他走路的时候麋鹿黑色的眼睛都在后面追着他，他想也许是因为精液完全流出来了，让红绒的衣服深深的吸进了他的臀缝中去。但是他不在意麋鹿怎么想，他愿意他妈的怎么想怎么想，今天是罗伯特的圣诞节。他要像一根蜡烛一样烧起来。

送完这家以后他完全精疲力尽了。说完祝您圣诞快乐，关上门以后就顺着门蹲了下来。他挺饿，毕竟被乔治上之前没吃什么东西。他也许还晕过去一两次，不记得了。这时候麋鹿走过来，把他拉了起来。罗伯特和他四目相对，发现在这个一路对他大呼小叫的男人眼中，同情压过了其他欲望。

罗伯特把他的手甩开，捂着肚子站起来。

“最后一家了。”麋鹿先生说。

他们到了，罗伯特抄起最后一份礼物，就直接去摁了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长得很高，样子很好看，有棕色的眼睛和深色头发。一阵暖风伴着烤鸡肉的味道吹过来，罗伯特忽然感觉自己非常想吐。

“我可以借用一下卫生间吗？”他话还没说完，手已经忍不住想推开年轻人往里走，“我不想弄脏你们家花园。”

他把假胡子扯下来，坐在卫生间的地上干呕了一阵，又开始觉得肚子疼，但是既然他吐不出来什么，估计也拉不出来什么，因为他上下灌的都是一样东西，乔治的精液。

卫生间门来不及关上，罗伯特听到脚步声，他一抬头，就看到“麋鹿”走进来了，头套也摘掉了，夹在腋下，活像一个猎人，刚猎杀掉一头鹿。他也是个高个男人，长了一张固执而又坚毅的脸，正冷冷的盯着他。门啪的一下关上了。

“听着。”麋鹿蹲在他身边说，“我知道乔治是个什么人，也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而且我还知道这一家人是怎么回事——这家住着一个离婚的父亲，带着一个儿子，你刚刚已经见过了。父亲姓克洛泽，儿子随母姓，大家都叫他莱奥。他们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深柜。”

罗伯特睁着呕的泪水迷蒙的眼睛看着他，弄不清他想说什么。

“我拆开了他们的每一封信，所以我清楚是怎么回事——”麋鹿说，“听着，我刚才告诉你们你已经工作了一天，太辛苦了，而且没有家可以回，才生了病。他们很同情，欢迎你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你应该清楚你能做点什么。他们有空房间，有钱，还有根本不被认同的寂寞和爱。你知道波兰是个什么狗屎地方。”

罗伯特刚皱皱眉，费力地想说什么。就被麋鹿制止了，他嗤笑：“难道你还想回到你住的那个地方吗？”

“你还好吗？”刚才见面的男孩在外面敲着门，后边似乎有成年男人在和他说话，那声音遥远、温和，让人想起一切美好和香气四溢的东西。罗伯特努力不去想乔治把他带进温暖的房间的那一天，和之后无数个痛苦又快乐的夜晚。“你还好吗？”当他瑟瑟发抖的躲在墙角

避风的时候，乔治对他说，他有一头金发，灿烂的让罗伯特仿佛看到了自己第一任男朋友什琴斯尼。给我庇护。罗伯特想，没有庇护和一点点陌生人的善意我很难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

看着罗伯特不说话了，麋鹿就当他是默许了。于是他站起来，把手交给罗伯特，“别人都叫我马里奥。”

罗伯特以为他是要拉他起来的，但是当他把手放在麋鹿——现在是马里奥了，的手里，对方却只是松松的和他握了一下手。

“现在，”对着罗伯特抬起头迷惑不解地眼神，马里奥说：“你该给我一点报酬了吧。”

他裤裆里的东西隆起来，正好对着罗伯特的嘴。刚刚好，一点不差，好像一头鹿的脖子和绞刑架那么相配。

## 【丝豆腐 AU】叹息之墙

点梗来自

罗伊斯/莱万多夫斯基

普通人AU

当时，罗伯特是在南看台遇到的罗伊斯。他金色的头发看着跟那遍布威斯特法伦的黄色别无二致。

罗伯特本来不是来看球的，只是他糟透了的朋友托马斯故意给他买了这里的票，他不算是多特蒙德的粉丝，但也谈不上讨厌它。现场的欢呼声把他的耳膜都快震碎，他茫然四顾，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什么样子才对，就看到了马尔科——当时他还不知道他叫马尔科，正高高挥舞着黄黑色的旗帜。

他们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了一秒。马尔科接下去把头发一甩又转过去了，好像是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把时间花费在场上。刘海差点滑到嘴里去。于是罗伯特就笑了。

没想到那么轻声的笑也会被人发现。

“你为什么显得不高兴。”马尔科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德国的冬天和罗伯特一脚深一脚浅的踩着雪出门。旁边兴奋的年轻人碰着啤酒杯，飘入杯中的雪花黏在冰块上。“我们赢了！”

“我是高兴的。”罗伯特说，不确定自己的德语听上去怎么样。

“真的？”马尔科停下来，看着他。罗伯特注意到他带了黑色的耳钉。



但真的滚到床上的时候，是马尔科来舔他耳垂而不是反过来。做完以后马尔科从他身上翻身下去，满足的在旁边喘气。志得意满的男人通常看上去并不让人喜欢，不过他是个例外。罗伯特靠在那里，看着他就笑了，马尔科说你笑什么，罗伯特说你看着比我还漂亮，他用手指抚摸遍马尔科的胸腹部，这挺奇怪的，一般我们都习惯有力量的top和体型更小的bottom。

马尔科瞪他一眼，说你什么意思，我的床伴也需要审美，不止插入方才需要对着一个漂亮的好吧，我希望他们能看着我射出来。

他的理直气壮让刚来德国没多久的罗伯特又开始笑了。那一刻马尔科的理直气壮是在照顾他，让他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馨。

当然马尔科的理直气壮也不是在所有时候都让人舒服。比如他对多特蒙德的过分喜爱。罗伯特不得不和他去现场看过几次球，和他拥抱和他对视和他一起跳起来。罗伯特说不清自己这样做是因为他爱球队还是因为他爱马尔科的孩子气。“女人总会这样，”电话那边的妈妈说，“爱上一个喜欢买音响或者会弹吉他的男人！因为他们有点要命的孩子气，即使他们永远也记不住哪只是自己的牙刷。”罗伯特说行了妈妈，我又不是个女人，妈妈说得了吧，所有人都这样，这样说总行了吧。

罗伯特也和马尔科的朋友吃过几次饭，马尔科总是这样，如果他喜欢你，就会迫不及待的把你带到所有人面前展示。穿着一套傻傻的多特蒙德情侣外套，两个人都又黄又黑。（罗伯特问马尔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不能一件是黄的，一件是黑的吗。马尔科说不行，他们就是缠绕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否则就是不完整的）他的朋友也都是多特球迷，

不过他们和马尔科不太一样，在罗伯特眼里，他们会理智的谈论事情，会抱怨这个城市的天气和食物。会在落后的时候大声抱怨、辱骂球员或者换台，而不是像马尔科那样紧紧的抿紧嘴巴，死死的盯着电视机。罗伯特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马尔科，然后告诉他他还是更喜欢马尔科这样的。

那个时候他说的并非谎言。

之后罗伯特就不怎么用勉强自己去主场看球了。因为他随着工作调动去了慕尼黑，他和罗伊斯通过电话线和网线交流，他猜应该有不少人会喜欢马尔科，就像也有不少人渐渐开始喜欢他。他从来没问过马尔科这件事，连开玩笑也没有。他调动的时候马尔科生了半天闷气，说他大概就不会回来了。罗伯特被他抱着，心里忽然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他还是侧过脸去亲马尔科。

开始的一段时间还好，罗伯特碰到假期就会去多特蒙德，有时候周末也去。马尔科也来慕尼黑，不过少一些。他们都很忙。只不过一年以后罗伯特有了新的爱好，那就是，他被穆勒带成了一个拜仁球迷。不过不知怎的，他没把这个告诉罗伊斯。他们保持平和的关系就好了，他想，他怕罗伊斯听了会生莫名其妙的气。他宁愿一切像现在这样就好，两人既当他们的关系存在，又当不存在，谁也不会对话中对谁生气。

所以这种事情自然就会发生——罗伯特把马尔科搭在他身上的手臂轻轻放下去，关上卧室门，溜到客厅去打开电视。现在才九点多，还能看个尾巴。马尔科这几天实在太累，做完就自己睡过去了，呼吸也比平时重。他下床的时候马尔科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说你去干

什么，手腕搭在床边上，好像伸向罗伯特一样。罗伯特说他去上趟卫生间，就出了门。罗伯特开电视的时候最先做的就是把声音压低，希望马尔科不要发现他在看拜仁的比赛。

这种事情他之前已经干过几次，不过今天显然他没这么走运。拜仁进了个球，他刚笑出来，就听到响声，一回头看到马尔科站在卧室门口，正对着电视，靠着墙，半个人被笼罩在黑夜里，还穿着他那身多特蒙德黄黑睡衣。树叶的暗影在墙上移动。

罗伊斯倒没生气，成年人为这种事情生气也显得太离奇。但是他肯定也不大高兴，大概觉得之前自己在罗伯特面前欢欣庆祝的样子都成了傻气的举动，指不定对方背后如何嘲笑。

这之后他们俩最大也最和平的话题，足球，自然就沉寂了下去，两人发现除了工作以外没什么好谈的。吵架自然有几次，罗伯特觉得马尔科发脾气的时候蛮不讲理，吵着吵着还会忽然有点哭腔，或者突然挂断电话，而马尔科就不停指责他充满谎言，看着很单纯的样子但实际上心里不知道想的什么……比这个难听的话他们自然也说了不少，罗伯特觉得，说那些话一半是为了发泄当时的努力，而一半是为了分手的主题来，他们都发了狠，决定弄到一去不复返的境地来，不然谁都不好意思说出分手，毕竟对方是个好人。

最后还是罗伯特主动提的。因为谈恋爱的主意是马尔科出的。他没把马尔科买的那些多特周边还回去，睡衣啊抱枕啊，他只是将它们放在了一个角落。我没那么狂热，他对同为多特球迷的同事说，你喜欢什么是你的自由。

和马尔科的故事基本到这里就结束了。落幕后又点难免的空落落，这也没什么。罗伯特惯于打扫灰尘和忘记，也不在意被人嘀咕厚脸皮，他来德国是来讨生活的，他从没那么理直气壮。

只是他没想过在安联球场还能看到黄黑色的球迷。客队看台，和罗伯特隔着整整一个球场的距离。罗伯特眯起眼睛，看大旗挥舞的幅度，有一会儿他觉得那个很像马尔科，后来又觉得不像了，穆勒说你在看什么，你要喝点酒么，他听起来很快乐，现在你和我们在一起了，他说。这时候罗伯特才如梦初醒般的听到旁边震耳欲聋的尖叫和喝彩声。

也是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曾经也很快乐。当黄黑色的旗帜飞起来把他们的脑袋盖住，他们就在里面接吻，所有的声音听上去都像是为他们喝彩，汇合成了心跳和鼓点，而扣在一起摩挲的手从不遵守鼓点。罗伯特只能想到那样庸俗的形容，因为他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明白过。他形容不出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就像他形容不出那天晚上马尔科轻轻的叹息。

他身体蹭着把他们隔开的墙慢慢的滑了下去，后来才发现他只不过是蹭着座椅靠背。你以你飞在天上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浮在泥面上喘了口气，罗伯特因为错位的滑稽而笑了起来。穆勒稍后问他咋了，他说跳起来没站住。就是这样的滑稽，罗伯特觉得，毕竟他和马尔科只是寻常的一对情侣，因为异地或者不同的志向分了手，本身是再好解释不过的事情。他只需要理解到这步就够了。没有什么叹息能铸成墙，甚至连威斯特法伦的黄黑之墙也不过是一堆破纸板子，和烟花纸屑堆成的泡沫。

维罗出的主意，说可以参照奥登的这个俳句写：

时已夜半

翻身起床要去祈祷，

她告诉自己的丈夫

（一个不信上帝的坏蛋）

我得去趟卫生间

然后Mando Diao的这首歌还有点应景：[https://music.163.com/song?](https://music.163.com/song?id=3027636&userid=98375984)

[id=3027636&userid=98375984](https://music.163.com/song?id=3027636&userid=98375984)

## 【TKK AU】万圣节游行

点梗来自

要求：“tkk abo带球跑he/以下要求姑娘可酌情删改：k神是tk的家教老师，tk长大后做了医生”

所以本篇是ABO，有孕期情节；K神真的带球跑。

“你不用勉强自己那样。”出门前，克罗斯还把克洛泽的领子拉好，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做外科手术的手指接着就灵活的给双胞胎整理了衣服。卢安和诺亚一个装扮成了小天使，一个装扮成了小恶魔，神气十足的准备出门，看起来已经等不及了。

“我没有勉强，”米洛好笑的回答他，一手还搭在小腹上，他倒是没换万圣节的衣服，不过为了应景，也脱下了惯常的运动服和运动鞋，换上了黑色的风衣和皮鞋。

他看到托尼不赞同的皱了皱眉，要换一个人，大概对托尼此刻这种年轻人孩子气的逞Alpha威风不屑一顾，但克洛泽只觉得挺可爱。他喜欢托尼幼稚。他知道托尼不愿意让他同去是有原委的，万圣节游行是十点之后才开始，放在平时他早该睡了，天气已经转凉了，何况最重要的，他还是个高龄怀孕Omega。

“托尼，”他故意对着对方笑，眼睛却往下看，作出一种不能直言的神态来：“你也得让我参加年轻人的娱乐啊。”

托尼挠挠头，立马开始觉得抱歉了。毕竟，他知道米洛身体一向很好，能吃能睡，即使在怀双胞胎的时候也坚持运动。最重要的还是保证他心情好。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道歉，只是拉住了对方的手，“我们走吧。”

欢呼两声，双胞胎立刻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冲了出去。比猫还要灵活。

克罗斯开车，一丝不苟的非常平稳，连双胞胎都乖乖系好了安全带。米洛手支着头，还在感慨，说现在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复杂多了。

“你们那时候怎么着？”

“就出门去敲邻居家门，不给糖，就捣蛋。唱一晚上，顺便把足球踢到人家院子里去。”

他俩一起笑了起来，托尼看了看倒车镜，发现双胞胎正在尽量不引起大人注意的你捅我一下，我捅你一下，托尼用胳膊肘悄悄碰了下米洛，让他也看倒车镜。

“都随你。”托尼说。

“你小时候不这样吗？”

“不，我都学习。”说完托尼自己也没憋住笑。克洛泽对着窗外笑了笑，托尼要是真的都把心思花在学习上，他家长也不至于到处发邮件，让人来给他补课了。

当时克洛泽在科隆大学读博，对于他的机械工程专业，算是快的，预计还有不到一年就能毕业。而正巧托尼的爸妈合计，不如在旁边的大学找个人教教他们十五岁的儿子，就顺藤摸瓜上了学校网站，给专业相关的学生发了邮件。

起初克洛泽还以为是什么诈骗邮件，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了一句。他从波兰过来，生活费要靠自己挣，博士最后一年紧张，没时间兼职，能有这样一周两三小时的工作赚点生

活费也不错。何况他挺喜欢那个小孩，见过一次就觉得可爱。长得一副乖巧的样子，却掩饰不住爱搞恶作剧的个性。

确实爱搞恶作剧——托尼对简单的游戏乐此不疲，比如把水桶放在门上，让克洛泽进来的时候撒他一身。克洛泽闭了闭眼睛，命令他给他找一身衣服来。他不想在科隆大街上穿着打湿的衬衫走路，这里的风气哪有那么开放，尤其对omega而言。

托尼惊讶的看了他一眼，然后长长的哦了一声，就打开橱柜找衣服了，活像一个翻到女生书包里的卫生巾的腼腆的小男生。克洛泽懒得问他知道了什么。总之之后他就乖巧起来了，渐渐他们熟了——恶作剧也就少了——他最好能做到这点，不然米洛有的是办法让他倒霉。毕竟他从不是柔弱无力的那种人，在家长面前形象又很好，就算他关起门，把托尼·克罗斯揍一顿，打他的小屁股几巴掌，家长们也只会当托尼在哪里玩自己摔了。

克洛泽真的有一阵子迟钝的认为克罗斯是因此才对他友善起来的，不过很快也就找到了真正的端倪，就在他犹豫着说出来不说出来的当儿，托尼自己就先表了白。

“这是不健康的。”他当时说。

“这是不健康的。”两个月前托尼对他说，皱着眉头看他的体检报告单，“米洛，我相信你……相信你没问题，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再多一个小麻烦吗？”

“你会爱它的。”

托尼抬起头来，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是她。”

他们呼吸为此停滞了一下。倏尔托尼才笑道：“不过我们也没必要非要有个女儿，是吧。”



“我想留着她。”

托尼又不说话了，一会儿才说：“你别说‘她’了，你再说两次，我都受不了了。”

“你能照顾好我。”克洛泽对他说。

托尼把化验单放下了，“那我就等等看吧。”

“要跟孩子讲吗？”

“先别啦？”托尼脱口而出却改成了问句。

托尼挽着他的肩膀把他拽到一边去，防止他被跑来跑去的小孩撞到。米洛就由着他去。他承认自己确实有点困了，毕竟平时这个点他早就睡觉了。何况还是特殊时期。双胞胎没心没肺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只能看到小小的恶魔角。而托尼拉着他在人群旁边跟着走，并没加入游行的队伍里去。托尼带着一对猫耳朵，敷衍得很，好像是办公室里哪个小护士去年买的，托尼把猫耳朵摘下来，戴到米洛头上去。

“我们回去吗？”他把米洛和他握着的手提起来，嘴唇埋进去亲了亲。

“去叫他俩吧。”

托尼点了点头，就大步走着去揪小孩了，米洛也跟着他，还小跑轻轻颠了几步。他习惯运动了，一向也很注意，此刻也并没有什么禁忌。两个小孩有经验的很，一看他们来捉，就分开一个往前一个往左跑了，托尼和他眼睛对了一下，托尼就跻身到人群里去追往左跑的诺亚，米洛向前跟着队伍去找卢安。

这时候米洛觉得挺好玩的，他想起他回绝十六岁托尼的时候，对方跟他激烈反驳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谈恋爱，正举到过人群的例子，“米洛，你是和人流一起跑阻力大呢，还是离开人群跑阻力大呢？”

“我们不需要听他们的，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一样。”

时至今日还是这样，只不过托尼已经学会自己忍受着挤开人群的痛苦去抓小孩了。

他后来就觉得他爱护一点托尼都是应当的，毕竟追求的时候他才是要分开人流的那一个，小小年纪就这么辛苦。

“今天你的运动已经达标了。”上车的时候克罗斯医生一本正经地说。

“还好吧，”克洛泽脸不红心不跳，“下个月我打算恢复晨跑。”

克罗斯哀叹一声，他跑他自然也要跟着，他还怕米洛要是晨吐起来，电解质不足，早上头发晕，那就意味着赖床全都化为泡影。

他刚想说什么，克洛泽就敲了敲他胳膊，又抬手敲了敲倒车镜，克罗斯一看，原来是双胞胎已经一左一右歪着睡着了，口水都流出来了。小恶魔角斜着，天使环也掉到了座位上。

他知趣的静了音。等他把他们两个分别抱到床上，再回到卧室，米洛也快睡着了。只有迷迷糊糊的一点意识，于是克罗斯又把不然我们就不要这个了的谈话推迟了，如果米洛总是这么相信他，他在睡着前想，他总有一天也会坚信自己能处理好这个，就像能做对某道数学题。

## 【裤袜渣玎AU】酒馆与圣杯

西幻AU，龙与地下城设定

渣玎无差

给东京的点梗

有时候，在小酒馆昏黄的灯光中，艾登觉得一生这样过去也没什么不好。那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客人互相推搡着进来，尽管已经喝的半醉，但是艾登扫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坐在角落紧张的戴着兜帽的是个精灵姑娘，而一群矮人已经喝多，虽然他们的首领看起来气派不凡，但是从钱袋子的大小来看，他身上的金币够呛能买下这一桌酒，艾登眉毛一皱，刚决定要去阻止萨米给他们上下一壶酒（凯文总抱怨他一点忙都不帮，才不是这样！），就又慢慢坐了回去——他瞥到了那个矮人身上别着一把精钢斧子，铸造者除了高地矮人不做多想，把它拿到铁匠克洛泽那里去，押下的钱足够买个烂醉。那些矮人可能有什么伟大的寻找财宝的计划，艾登想，没了武器可不行，但是他才管不着，给他们个教训吧。何况，他想，不管这个计划听起来有多好，经验之谈是——最好都别去。金子钱币的背面是骷髅头骨。

在两杯酒的帮助下，艾登几乎飘飘然了起来，他打算不管今晚凯文再怎么唠叨他像个酒囊饭袋，或者又胖了几斤，他都会给他一个亲吻，还有他们的孩子——但是就在这一刻，当他的目光接触到刚刚走进店里的客人的时候，他忽然坐直了，手上的酒杯也重重放在了桌

子上。他习惯性的皱起了眉毛。

“再给我们来一壶！”醉眼朦胧的矮人刚要招呼酒店老板，就发现一眨眼的功夫，还站在他们旁边的男人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索尔根。”在马棚里，艾登咬牙切齿的拉着他弟弟的袖子，不顾他的小声抗议，就把他甩到了柱子上，“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索尔根刚要开口，旁边的马就对着他甩了甩尾巴，要不是他躲得快，一股热尿差点浇在他脚上。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地方。”

“凯文会看到。”艾登皱着眉，“而你肯定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的。说吧，你又得罪了谁？”

索尔根咽了口唾沫，喉结动了两下却没说话。他本来想好了，打算开个玩笑的，说一句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看你的？”但是却没说出来，时隔多年，他终于在他哥身上又看到了那个曾在十镇扬名的盗贼传奇。

“Toto，”他哥柔声叫了他一句，抱着手靠在马棚外的柱子上，“你知道我自己也能查到的。”

于是索尔根，心一横脑一热，还是喊了出来：“我又遇到他了。”

“Toto不是故意的，”艾登对凯文说，索尔根正坐在他们对面，低着头手无措的交叉在一起，他刚跟三个小阿扎尔和一个小德布劳内打过招呼，现在却被迫的坐在他们的家长面前。

凯文紧紧抿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说，脸上的红晕却出卖了他。那不是羞怯，索尔根百分之百确认那应该叫愤怒。

知道他哥会罩着他，他刚刚还是一五一十的把他和蒂博·库尔图瓦在五天前见面的情况说了一下，在“无意”中，他向蒂博透露了艾登和凯文现在就在不远处的小镇开了一家叫金酒桶的小旅馆，然后他立刻意识到他已经说的太多了，于是快马加鞭提前来告诉他哥一声。

“这不是全部故事吧？”凯文忽然抬起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嗯……”索尔根又搓了一会儿手，还是决定以实相告：“我那天有点喝多了，就跟他上了床……但我已经长大了，对吧，这没什么不正常的。”

等了一会儿对面什么声音也没有，于是索尔根还是忍不住鼓起勇气抬起了头，他看到他哥像被什么噎住了，半天都没说出来话，凯文倒是看起来镇定的很多，嘴唇紧抿着，还拍了几下艾登的背。

刚缓过气来，大的那个阿扎尔就愤怒的尖叫：“他他妈的是个死灵法师！”

可不知怎么地，索尔根觉得他本来想说的不是这个。

“你他妈的和一个死灵法师上了，你是喜欢骷髅还是怎么着？”

“也没那么糟吧，”索尔根说，“我长大了。何况，这有什么呢，最多就是有点尴尬，对不对，我知道他之前和嫂子是同学，只不过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难道是，”索尔根开动脑筋，自以为聪明的说下去，“你们从他那里偷走了什么东西？他其实是来把它拿回来的？”

“是。”凯文忽然开口了，语气冰冷，全无笑意。

“你们真的从一个死灵法师手里偷了东西？”索尔根也开始紧张了，一紧张他的语速就开始加快，“偷了什么？一本法术书？戒指？项链？难道是他的法杖？不，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少种办法下诅咒吗？你们还好意思教育我？”

“是莱奥。”他哥哥说，手支撑在凯文坐的椅子背上。

“什么？”索尔根还没反应过来。

“莱奥是他的孩子。”艾登看着他的弟弟，挤出了一个笑容。不知怎的，凯文的脸色比他还难看，就像被人打了一巴掌。猛的推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就走了。支在椅子上的艾登被他这一下弄得向后退了一步。

“修玛五天没换的臭底裤啊。”索尔根喃喃道，用双手捂住了脸。

索尔根留下来，志愿当帮厨和跑堂。他们的每一天都在焦虑中度过，掐算着蒂博的造访，艾登每过几小时都要让索尔根再次讲一下他和库尔图瓦相遇的经过，索尔根都有点烦了，唉，他就不能快点来吗，硬拼的话蒂博怎么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不管他想带走什么东西，

都不会有好下场。可是也许他想带走的是欢乐——索尔根被这个想法打击了一下，也许死灵法师就在暗处观察着他们，享受着他们所经受的折磨。但他转瞬又赶快摇头将它抛之脑后了。

他仍然对那些骷髅有点恐惧感，他曾经试探着问过凯文，可不可以去旅馆下一个保护魔法，可是凯文冷冷的拒绝了他，不知道是不屑一顾还是因为他闯祸而不愿搭理他。索尔根觉得有点奇怪，比起他哥哥的紧张或者反常的沉默，凯文看上去非常冷静，好像之前那个魔法师再次回到了他身上，而不是小酒馆的主人。

他曾经试着跟他哥说这一点，但是艾登太心不在焉了，只是随手把擦桌子的抹布一甩，丢给了他，冲他翻了个白眼。

“哥哥，”索尔根大叫，“如果他一辈子不来，你不能让我一辈子都擦桌子吧。”

艾登的背影顿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消失了。他宁愿潜行移动也不愿意搭理他弟，索尔根挫败的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艾登下楼的时候，凯文正站在小酒馆的门口，那是打烊的时候，他理应把最后的一块门板合上，可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外面的月亮和沉默群山，一动不动。艾登知道是自己移动的声音太轻了，于是他刻意的咳嗽了一声，让凯文从思考中惊醒过来。

“你最近总是有点心不在焉的。”艾登若无其事地说，“甚至连索尔根都注意到了。”

“我没有。”凯文缓慢的关上门，转过身来，拿起抹布在干净的桌上擦了两下，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说谎者，但是艾登决定不去逼迫他，他一向心宽，大不了就是多喝一壶酒。

艾登走了以后凯文立刻就放下了抹布，任由自己坐在桌边发呆。他自嘲的发现他其实并不厌恶库尔图瓦的到来，或者他的存在——在两年前当佩普·瓜迪奥拉告诉他，即使没有他的帮助，他仍然要去狩猎红龙，并且再也没有音信之后，凯文就和艾登带着孩子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开了这家小店，这对艾登可能意味着什么，但对他来说这只意味着找件事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在银色的月光下……凯文深吸了一口气继续想，佩普曾经对他说，如果他没有擒获那条龙，他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他曾经是那么信任他……曾经是，直到他觉得那代价太大，那甚至意味着他将不得不牺牲生命的时候，他放弃了。而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当他用法杖换来抹布，把法师袍改成麻布衣，试图忘记自己曾记忆的所有法术，专心于账面的数字……当他让安全和幸福统治了他的生活，当他把一切遥远的追求嗤之以鼻，当他选择了和艾登逃离而放弃了他所守护的骑士……而库尔图瓦，凯文手指一紧，无意识地扣住了桌上的抹布，对库尔图瓦的仇恨和恐惧让他重新记起了一切，在这种幻觉中，他知道他仍然未被遗忘，他愤怒的力量仍然可以化成火焰或者飓风，而只需要一指——

一阵敲门声忽然响起，在黑夜中显得非常突兀。

凯文站起来，手上出现一把银色的小刀，屏住气向门走去。

“是我啊！”外面的人还在急促地敲：“是我啊，索尔根！”

凯文打开门，果然是索尔根，正着急的站在雪地里，一见他就快速解释自己怎么在几里外遇到了蒂博，怎么被他迷倒，怎么刚刚挣脱他设下的陷阱，赶紧来找哥哥报信。还没等他说完，凯文就骂了一声，丢下他疯狂的跑上了楼。



然而房间是空的——窗户开着，冰冷的风吹在他脸上，凯文发现他甚至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床上乱成一团，一页纸被箭钉在桌上，在风中不住抖动。凯文一把扯下那页纸，起初，他眨着眼睛，只看到了几个字，直到索尔根也冲过来，把纸从他手上夺过去。

那上面写着——“凯文，很抱歉对你说谎，但是我直到今天才能做出决定，蒂博告诉我红龙盗走了弗洛伦蒂诺公爵珍藏了三个世纪的圣杯，他们正在想办法把它重新拿回来，我决定和他同去。我知道我们仍将再见，因为我所想亦如你所想，在红龙所到之处，你同样可以见到你曾告别却从未曾忘记之人。愿帕拉丁赐你以你所应得的福祉。”

索尔根逐字读完抬起头来，却连凯文都看不到了。他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小声嘟囔了一句，你们都不记得了么，我加入的盗贼工会也加入了这次悬赏啊……但他的尾音很快被风吹散了，窗外一轮月亮正缓缓升起，冰冷的光辉扫过所有在月下往来的行人。

【磁卡宽 普通人AU】热量弥散

ABO设定

Beta！戈雷茨卡/Omega！克罗斯 无差

（瞎掰的）职场AU

点梗来自，因为正好和维罗讨论到一个磁卡宽的艳俗甜蜜梗（小男孩总会爱上少妇那种），所以就直写了

刚来到这家会计公司里一个月，莱奥就明白，高级经理托尼·克罗斯在办公室里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角色——自己觉得跟他能力差不多的人总会忍不住嚼舌根，说明明晋升都是按照工作年限，为何他就更快，仅仅因为他在西班牙工作过几年才跳槽来，就直接从经理变成了高级经理吗？而地位和能力不如他的审计员们，多半被他的不苟言笑和冷言冷语批评过，据说前年还有个小姑娘哭着从他办公室里跑出来，就更加对托尼又好奇又惧怕。

“他也没那么糟糕吧，”戈雷茨卡在午饭时候又听同事抱怨，终于忍不住反驳：“他上学的时候不是跳级了吗，开始工作本来就早，所以虽然升职快，也没那么夸张吧。再说他在西班牙做的那个项目确实不错……”

说到一半他自己低头去吃蔬菜沙拉了，他没什么资历，又不愿被当成“托尼那一帮的人”，不然再说什么也没人听下去了，就在这时同事顺着话题接着聊了点别的事。

“我本来以为他怀孕以后会好点……”

“哪有好点，”另一位高级审计员哀叹，“天天加班照常，要求一点没减。”

“你该感谢这点，”第一位挤眉弄眼，“数据证明，很多Omega在怀孕之后精神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歇斯底里的情况，至少他还够理智。”

旁边一个女孩（莱奥猜测大概也是Omega吧）乒的一声放下叉子，可能多少对同事们讨论的话题有点不满，戈雷茨卡偷偷看着她，可是她最终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的思维太窄了，戈雷茨卡想，估计上学的时候除了成绩就是实习，工作了以后也是一样，觉得自己除审计师什么也做不了，好像在泥沼里越陷越深，最后只能讨论一点同事或者上司的八卦权当交流，如果他们还有一点旁逸的意识，莱奥觉得，他们就能意识到托尼其实是个好人，而且他牵头给皇家马德里做的那次商业分析实在是精彩。

“他还没结婚吧？”忽然有人问，是个和莱奥一起入职的男孩，表现的一直很活泼。

“没有——至少没有邀请我们。”某个资深同事回答，自以为讲了个笑话。

“那他有被标记吗？”男孩又冒然发问。

资深审计员们互相看了一眼，好像不知道该不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后还是有人吞吞吐吐的开口了：“不知道，托尼一直用气味阻断贴纸，事实上，如果不是他在领英上写了，我们都以为他是个Beta。”

戈雷茨卡紧紧抿着嘴，不让任何词汇有机会逃出他的嘴巴。

几个人又在对视，好像这个男孩的提问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新的方向，他们有人忽然一咧嘴冷笑了一声，莱奥没有兴趣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莱奥知道托尼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也许不是他本来的信息素味道，毕竟怀孕以后的人闻起来会更甜，或者混合了一点奶味。不过，莱奥想，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三周前——那时他离托尼也很接近——几乎能感觉到他白衬衫下身体的温热——但是这样说起来也太暧昧了，实际上远没那么暧昧，只是某个周日早上，莱奥来单位顺便把他没做完的任务完成，打着哈欠去茶水间泡咖啡，就发现饮水机旁边有个人用手肘支撑着墙，面对墙站着，另一只手搭在胃部，上身弯着，肩膀伴随着喘气一起一伏。

“你没事吧。”莱奥快步走过去，把杯子随手放到洗手池上，犹豫着要不要扶对方一把——也许是晨起的低血糖，或者只是加班加到抑郁？

对方好像被他吓了一跳，先侧过头看了他一下，看是一张不认识的脸，就皱了一下眉，低声摇了摇头，低声反问他：“实习生？”

莱奥那时候记办公室里的同僚的名字还记得昏头转向，暂时没把托尼·克罗斯的脸和他的名字对上号，所以尽管他早就被人警告过，但是此刻只是毫无戒心的觉得这个人看起来面熟，又看了看他微微鼓起的小腹，脑中仍在我应不应该问他是不是怀孕了这里天人交战，万一他只是胖了呢，莱奥苦恼的想，我不想这么快就得罪同事。

“正式的。”莱奥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你低血糖吗？”

“可能吧。”对方嘟囔，蓝色的眼睛缓慢地眨了几下，脸色刷白，莱奥担心他下一秒就直接倒下去，赶紧扶住他胳膊，把他拽到一边沙发上坐下。

对方靠在沙发扶手上就不说话了，背上看着出了不少汗，衬衫有一片已经粘在身上，莱奥摸摸口袋里没有巧克力，现在抛下人去买也不合适，干脆从咖啡机旁边拿了一袋糖，和着热水沏了，弯腰凑到男人的嘴边，想让他喝下去。

男人又勉强抬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在纸杯边沿擦了几下才找准位置，一口一口的咽下了几口水，就点了点头。

戈雷茨卡把水放桌子上，坐他对面看了半分钟，对面的男人看起来大概在25岁到30之间，金色头发，一双修长的手上没有任何装饰，黑色西装白色衬衣，没打领带，敞开的领口里也有汗，顺着脖子一直滑下去，头发被发胶固定的一丝不苟，这可是周日啊。

正在莱奥良心不安的准备把自己外套拿过来的时候，男人终于说话了：“谢谢你。”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他疲惫但温和地说，好像戈雷茨卡是个容易到处乱跑的小动物，“晨吐以后很容易渴，然后我那里周五忘了换水了，就走出来接了杯水。看起来挺可怕的，但其实只是常见症状，缓缓就过去了。”

“这样啊，”莱奥说，很热情的加了一句：“孩子叫什么呢？不好意思，我之前一直希望我爹妈给我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男人又开始盯着他看了，莱奥觉得他大概是说错话了，怎么这样呢，他确实打算刚来工作跳出舒适区主动开启话题的，看起来他仍然不太擅长这件事。

“莱奥。”男人说。

莱奥一开始还以为是在叫他，但很快就意识到对方不知道他是谁，说的是计划给孩子起的名字，就眼睛一亮，“我也叫莱奥。”

在双方再次陷入尴尬的沉默之前，莱奥抢先说话了：“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我可以陪你下楼打辆车？”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男人从听说他也叫莱奥之后就一直在笑，低头看了眼表，说：

“你为什么来加班啊？”

莱奥是做战略咨询的，下周三要见第一个客户，虽说在学校也有一些项目经验，但毕竟是真刀真枪，心里没底，想问同事也不好意思，这几天急的上火，恨不得有人和他聊聊，此刻自然也没有提防，就大概叙述了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

“听起来像是个经典问题，”对方叹气，“不过进入新市场不太好确定市场规模，得稍微注意一下……”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对面棕色头发的男孩已经掏出了一厚叠打印好的文件，一双顺色的眼睛睁大了，正期待的看着他，只好把对方手里的东西接过来，直接翻到附录后几页。

“等下，”男孩扯着文件不给他，“前辈你需要休息一下吗？”

在托尼意识到之前，他已经又忍不住笑出来了，讨厌的孕期激素！

托尼·罗斯一边打右转向灯一边向副驾驶看去，莱奥睡的沉沉的，个子本来就高，在那里挤成一团，卷毛脑袋在窗玻璃上小幅度的一撞一撞，估计从他嘴中问出他家住哪里是没有指望的了，托尼索性一打方向盘，直接向自己的住地开去。

事情到底怎么变成这样的呢——两个月前，他和新来的审计员莱奥·戈雷茨卡在周日的茶水间意外的见了一次，之后在每周的例会上打个招呼（莱奥第一次在例会上看到他的时候表情真的很可爱），不过毕竟差着两级，平时也只是互相听个报告提个问题的交集——不过他能听出来这孩子不错，对于托尼来说，这种脑力交流比互相打听今天吃什么盒饭还重要的多。而莱奥听他说话也很认真，某次他转过身来，直直的就撞上了莱奥的目光。

接着就是今天，托尼向左拐，第一次圣诞聚餐。好在隆起的肚子已经成了挡箭牌，让他甚至不用一本正经的穿西装，而是套上了一件宽松毛衫，端着橘子汁随便和人寒暄两句，托尼一向都不怎么跟下属聊天，没必要——或者说托尼对他们的认识比他们认为的要深，毕竟托尼从不在例会上打瞌睡，如果有任何值得注意的观点、任何灵光一闪出现的话，他总会记住对方的名字。这时他余光一扫，就看到高高的戈雷茨卡正从侍者那里接过一杯看起来挺可疑的花花绿绿的鸡尾酒，笑容傻乎乎的，身体微微晃了两下，显然已经有点醉意。

托尼叹了口气，喝下了一口橙汁，这不是他该管的事情。

但他还是在五分钟后跟着莱奥的后面进了男卫生间，一排呕吐的声音，和听见脚步声刻意压低的喘息，托尼估摸着现在也没人有暇顾及他人，再说他也不怕有人传闲话，索性轻轻叩了叩门，“莱奥·戈雷茨卡？你的工牌掉在外面了。”

莱奥把门打开了，托尼猜不出他还能不能分辨出他的声音，莱奥蹲在地上，长腿委屈的无处摆放，眼圈红红的，卷毛凌乱，看着托尼的手好像在寻找自己丢掉的工牌。虽然它正挂在他脖子上，上面贴着一张他对着镜头傻笑的照片，让托尼觉得好像一只等着人领养的小猎犬。

托尼闪身进来了，反锁了门。

“你怎么样？”托尼蹲不下去，就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不怎么样。”莱奥看起来还认识他，闻言立刻沮丧的垂下了头，“我不该喝最后一杯的——喝到一半，我就觉得……”

“他们在灌你。”托尼静静地看着他。

“嗯？”莱奥扬起了脑袋，然后立刻因为动作太大而趴在马桶上一阵干呕。

“Beta也很危险。”托尼含蓄地说，“Beta可能成为任何性别的目标。”

莱奥迟钝的脑子花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他这句话，然后他的眼睛就睁大了，“不会吧。”

“我在外面等着你，”托尼把门锁打开，莱奥吐的让他也有点反胃了，“一会儿我帮你脱身。”

他的计划本来是很简单的——看着莱奥不让他作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然后把他拽到酒店门口，给他叫一辆出租，让他回自己家去。但是托尼实在没想到，莱奥·戈雷茨卡踉踉跄跄的跟着他走出门，然后死活说不出自己家在哪里。

“我可以查……”他拿出手机，然后手机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地上。

“行了。”托尼发现自己接了一个烂摊子，但他不能长时间的站在门口和莱奥拉拉扯扯，

“我去开车，你等着我。”



他去车库把自己的车开出来，观察附近没有熟人以后让莱奥上了车，开出了几百米，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一瓶水，递给莱奥·戈雷茨卡。

“现在你给我想想，你到底住在哪里？”

如果莱奥还是不回答——他就把水浇在他头上。

可是，莱奥抱着水杯，在托尼期待的眼神中想了半天，仍然告诉他：“我不知道。”

正在托尼犹豫着要先把他的车踢下车还是先浇水的时候，莱奥突然对他灿烂的笑了，看起来多天真——托尼刚二十岁的时候可能也有那么天真，接着他凑近，然后亲了一口托尼的脸颊。

托尼深吸了一口气，把车启动了。

“你今晚睡这里。”托尼拖出一床被子，在沙发上铺好，他家的确有客房，但一般家里就他一个人，很久没用过，还要打扫，他也懒得收拾了。莱奥坐在一个角落，看上去可怜巴巴的，于是托尼叹了口气，扶着腰坐在他旁边——他这时候才感觉自己也累了，每到晚上困意和疲惫都会一下子涌上来，那些在人多的地方不容易抓住他的烦恼——打住，这里还有个人在，他不能再想了。

“我和你一起住行吗？”对方问。

“……我不想趁人之危。”

绝对是趁人之危，已经不那么年轻的、怀孕了却未被标记的、经常被熟人说很凶的Omega 托尼·罗斯非常有自知之明。

“我想，你知道我想，如果我醒过来我还是会想。”莱奥伸手抱住了他的腰（最近挺粗的，托尼想），把脑袋枕在他肩膀上，“我知道你也很无聊。”

办公室里的人绝对不了解托尼，如果他们知道他最后说了“好”的话，大概都要惊掉下巴。

他们不明白，托尼并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也根本不在乎名声或者规矩，曾经，并且也不介意再次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现在，莱奥躺在他旁边了，托尼洗完澡换上睡衣，确定自己身上没有留下烟味或者酒气才躺下，他冲澡的时候心跳的比平时快，一方面不能免俗的胡思乱想一会儿会发生点什么，他也有一阵子没和别人上过床了，可能会需要拿出润滑剂，润滑剂放在哪里来着？而另一部分的他自己谴责自己的胡思乱想，说他一定是因为孤独和曾经犯过的错误再次犯错，明明你没喝酒为什么表现的像醉了一样呢？但最终，他决定事已至此，还是关掉了水龙头，穿好睡衣小心走了出去。

莱奥还醒着，虽然看上去像是用意志勉强支撑着。床头灯开着，在他脸上散下一片昏黄的光，他看着托尼，眼睛就笑了起来。拍着旁边的空地让托尼躺下。

托尼刚一躺下，一米九的男孩就像树袋熊一样靠了过来，手揽着他的脖子，腿小心的让过他的肚子，头枕在他的肩胛骨上，半天也不动，让托尼以为他睡着了。

“莱奥，”他试探着说，“关灯。”

“我没睡着，”男孩委屈地说，“我在闻味。”

克罗斯哭笑不得，他大概也明白了莱奥说的“我想抱着你”，只是“我想抱着你”的意思，看来他自己想太多，可是在黑暗里，他发现自己并不觉得沮丧或者丢人——除了最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他感觉莱奥的心跳和呼吸在静悄悄的黑夜中是那么明显，而他的热力也透过薄薄的睡衣传染到托尼身上来，几个月来第一次，托尼意识到原来温度真是双向的。当他把手递给另一个人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将用力回握。他闭上眼睛，没让眼泪流下来。而在他睡着的时候，他是带着笑的。

## 【V洛/沙漏三角】恋爱游戏

VVD/洛夫伦 无差

萨拉赫/洛夫伦 无差

点梗来自 @維羅 ，要求“点梗 lld和momo 想看他们日常相处 然后叔叔横插一脚将老板带走 然后老板和mo关系破裂很久没说话 回国最后一次更衣室只剩他两个 老板突然掏出一件潮牌（自己的）送给mo 说是为他才创立的这个 mo很感动 最后和老板和好了 然后国家队回来发现全队都在帮他带货这样子（我太俗了）”

德扬今天在店里显得心情特别好，上午，当客人对他说傻帽，双拼pizza怎么还没上的时候，收银小妹正打算躲在收银台底下，但是她只见旁边的德扬胸脯一起一伏，深吸了两口气，居然挤出了一个笑容说：“您稍等，马上就好。”

小妹震惊的直起腰来，看洛夫伦的眼神比他把半个店砸了的时候更夸张。可是洛夫伦对她视若无睹，哼着歌就往后厨走了。

“德扬是不是中彩票了。”她悄悄对大厨说。

“德扬是个重视精神需求的人，”和那个克罗地亚队长同名的莫德里奇冷静地纠正，“你还不如猜，他是不是贪恋爱了？”

“和他？”女孩一撇嘴。

“怎么了，”莫德里奇把掉在耳边的碎发裹进帽子里去，“虽然我们德扬是个单身父亲、贫困、对男的挑三拣四、毫无品味、外表平平、在一家除了离安菲尔德近以外没有任何优点的pizza店打工、天天穿着画着个小鸡崽的制服，但是他是个好人。”

“……你前面说的那一堆足以让最后这句消失不见了？”

“是吗？”莫德里奇反问。

而洛夫伦才懒得搭理他们，今天凌晨，情陷安菲尔德更新了一个隐藏包，据说能够开启一个“震惊、刺激、性感，又让人欲罢不能的结局”，德扬一早上起来就买了12张入门卷，足够从第1关重打游戏一遍，他一整天都等着下班。

说起来也挺好玩的，当这一系列和球星谈恋爱的游戏出来的时候，没多少人选择安菲尔德，当你进入游戏，首先要选择自己的取向，其次制作自己的人偶，接着就是选择落户的地点，马德里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地方，因为除了能遇到皇马和马竞的球星，也有不少欧冠比赛在那里举办，所以偶遇名人的概率也挺大，听说有个叫马路的玩家甚至和弗洛伦蒂诺开展了一段情缘。伦敦也是非常火热的选择，除了球会云集外，本身也拥有各种外部活动，是爱热闹的女孩和弯男的最佳落脚地——别忘了切尔西有着全英国乃至全世界屁股最翘的男孩们（即使不算转会走的哪一个），和屁股最翘的球迷（听说有人在参观球场的时候偶遇了多米尼克·蒂姆，当你问他也喜欢切尔西么的时候，奥地利男孩会羞涩一笑）。最后，你还要选择你的职业，二线队队员、按摩师、队医，记者或者化妆师等等。听说当按摩师会有格外的裸露画面呈现，而其他选择可能会让你更好的和球员们交流。

但鬼使神差的，洛夫伦选择了安菲尔德——并不是因为，好吧，他天天上班下班都路过安菲尔德，而是因为他下载这个游戏的起因是，他看到一起打工的女孩在玩，便大声嘲笑对方怎么这么幼稚，为了更好的嘲笑对方，他也下了一个，当浮窗上出现让他选择地点的标志时，他抬起头正好看到安菲尔德球场，就选了利物浦。这样才能清楚的知道他们设计的到底有多傻，德扬喃喃自语，这些骗小女生的东西对我们这种有经验又努力讨生活的人来说毫无吸引力。职业那里，没用多少考虑，他就选择了二线队队员。要当就当最有挑战性的，德扬想。

当天晚上他就玩到了凌晨两点——耗尽了新手包里所有的入门券（请用入门卷开启新关卡）和钻石（当你遇到特别主题的时候，比如购买一件新衣服或者在宾馆订房，你需要花费钻石去开展剧情），才疲惫的把手机放到床头柜：第一章没什么意思，是他作为二线队员的成长经历，和利物浦一线队因为人员紧张而紧急调用他的故事，但是从第二章开始，当他进入更衣室，一切都丰富了起来。虽然念错了他的名字，但克洛普还是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然后俱乐部里其他人看起来也都非常友善。德扬的目光在更衣室里扫荡一圈，然后看到了在角落默不作声低头穿袜子的男人，头发乱七八糟，好像一只黑猫窝在那里，他看起来颇有点郁闷，就像在和鞋子作斗争。

哈，埃及人，洛夫伦想，别人不认识你，只知道是从意大利转会来的前切尔西板凳球员，但是我认得，这下就是揭露这个游戏做的有多不认真的时刻了，我相信对于这种不热门的选项，可能除了嗯和哦以外什么都不会说。

洛夫伦径直向他走过去，“你好，我是德扬。”

男人抬起头，对他绽放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我是默罕默德·萨拉赫，你可以叫我Mo。”

说着，男人伸出一只手给他。

选项：

A，你的手是不是刚刚还在摸脚？

B，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队友的！

C，问他本赛季的目标是什么

洛夫伦毫不犹豫地选了A。

“在古兰经里，”Mo严肃地说，“脚是非常神圣的。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类似的说法？”

“真的吗？”

“我骗你的。”，埃及人指着他的脸笑的直拍自己的大腿。

写游戏的人一定是瞎编的！他们不可能了解萨拉赫！洛夫伦躺在床上想，翻滚了半个小时都没睡着。

正如洛夫伦没预料到萨拉赫来利物浦的第一个赛季过得如此顺利一样，他也没预料到他会玩这个游戏玩这么长时间。有时候没买到票来这里吃夜宵的客人看比赛直播，他也跟着看一眼，Mo进球的时候全场都在庆祝，他举着没修好的发票打印机和众人跳在一起。

在游戏里他和Mo也一样高歌猛进，Mo信任他如同信任家人，他俩过的像两个刻板印象里的小女生，拉着手一起上厕所那种。忘记训练时间一定毫无心理负担的问对方，问不到还要发个ins挂人。如果一个人跟别的去吃午饭了，另一个人少不了一顿吐槽。甚至都说不上有什么波折，生气也只是假生气。洛夫伦感觉他和Mo之间有种联系，Mo知道他是个好

人，而他也知道Mo生气和他养的那两只黑猫生气没什么区别，只不过需要被好好挠挠肚子，就立刻翻过身来。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关系也随着利物浦的比赛进程加深了，洛夫伦一度觉得他和Mo也许只是不错的朋友，而缺乏情人之间的激情，直到小组赛踢那不勒斯的客场，Mo单独约他出去吃了Pizza。

选择：

A，谢谢你，这旁边坐的怎么都是情侣啊，你不会暗恋我吧嘿嘿嘿

B，明天就要比赛了，你紧张吗？

C，你怎么不吃啊？

为了看Mo尴尬，洛夫伦立刻选了A。对方立刻笑到桌子上去，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你有毛病吗，德扬？”他这么说。

踢决赛的时候德扬和pizza店里的客人一起看的，看到三十多分钟Mo流着眼泪下场他就看不下去了，自己在卫生间里待了会儿，然后出来没事人一样继续给人点单，以过分的喧嚣掩盖自己的愤怒和恐惧。他接下来的三天都没有打开游戏。

第四天的晚上，鬼使神差的，当他把女儿安顿好，自己呆在屋里，除了自拍也没什么好干的。他便关了灯打算睡觉。这时他一侧身，发现手机还闪着微光，好像一份邀请，所以洛夫伦仰躺把手机解锁，打开了游戏。

“你这几天都没来看我。”Mo对他抱怨道，却没什么责备的意思。

啪的一下，手机砸到他英俊的脸上了。

他陪Mo度过了恢复的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



选择：

A，努力训练，争取留在首发

B，去探望Mo并努力辱骂拉莫斯

C，讨好克洛普

德扬疯狂的点击了B，其脸上的苦大仇深连莫德里奇都被吓退了一步。

没想到第二个诱惑又跟着来了，范戴克，那个高大的、有着棕色皮肤的后卫搭档，总是心平气和的看着人以至于有时候难以猜测他在想什么的男人，不停的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跟Mo的嘻嘻哈哈不一样，范戴克对于德扬的防守选位有着各种要求。但是抱着对Mo的坚贞友情（？），德扬不打算给范戴克好脸色，他在更衣室里讽刺对方“头发看起来丑极了”，只赢得对方的一阵大笑。而每当范戴克用那种低沉的、让人下腹一紧的语气命令他干这个干那个，他就命令回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登基呢”，“起开点，看老子的。”但同样，对方也没有给他任何回击，只是以一如既往的优秀表现作为回答。

德扬没有拒绝范戴克第三次约他出去吃晚饭的邀请。这次，他也没有告诉Mo。

你和Mo之间？当范戴克问他的时候，他只是打了个哈哈，说我们来这么好的地方Mo会嫉妒死的哈哈哈哈哈。心里却闪过Mo在意大利请他吃pizza的画面。

德扬这么如履薄冰的玩了几关，直到第十关的时候。当他们在主场取得又一场逆转胜利，正在浴室里冲澡的时候，德扬一边唱着歌一边打肥皂，没发现随着亨德森出去，浴室里只剩下了他和维吉尔两个人，维吉尔反手关上水龙头，深棕色的眼睛直直的看着他，带着微弱的笑意。

“德扬，”他走过来，把他圈到墙上，眼睛闭上，眼睫毛几乎扫过他的前额，人也贴了过来。

就在这时，德扬看到Mo正站在门口，穿着一双黑色nike拖鞋，和新换好的短裤，看着他们。埃及人愤怒的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嘴唇嘟着，用没完全痊愈的肘关节撑在墙上。

一直到屏幕上打出第一季结束的标志，德扬都没回过味来。

这也是为什么，当游戏更新，说要开放一种神秘的新结局的时候，德扬第一个买好了入门券，等着晚上下班，沐浴焚香立刻开始。

可真的坐在那里了，他却不知道该从哪里重新开始——从最开始吗？好像不至于。他低下头，放任自己躺在床上，被纷乱的思维困扰着：他该怎么在Mo和维吉尔之间做出选择呢？Mo对他很好，可能是他能遇到的最聪明、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是维吉尔对他则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他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如果能得到维吉尔的爱……他在这里被困了一会儿，索性摇摇头，换了个问题，开始回想自己最感到后悔、最想改变的时刻。他发现那几乎不用想，心里立刻浮现出了答案，他一骨碌爬起来，即使从那里开始重来一遍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他也决定从那里开始——

那是Mo请他在那不勒斯吃Pizza的那天。

选择重新浮现在他面前：

A，谢谢你，这旁边坐的怎么都是情侣啊，你不会暗恋我吧嘿嘿嘿

B，明天就要比赛了，你紧张吗？

C，你怎么不吃啊？

他这次选了C。

“那个……我不喜欢吃Pizza啊。”Mo随意的回答。

“那你还告诉我这是意大利最好的Pizza，你刚刚在骗人！你是个骗子！”“不是这样的。”Mo说，“我只是说请你来吃，又没说我要吃啊。”

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洛夫伦放下手机，继续躺在床上，我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呢，他又捡起手机看了一眼游戏里的自己，毫无疑问，他也爱我。

接下来的剧情没什么变化，除了这次Mo受伤以后德扬立刻狗腿的跑前跑后哭天抢地，但他心里明白，这是因为他即将和维吉尔关系升温，更多出于弥补的心理。

他也没打算放弃维吉尔，不是他不觉得Mo可爱，而是维吉尔实在难以忽视和难以拒绝，不管在场上还是在生活中，维吉尔不会步步紧逼，不会像Mo一样和他在一个语言玩笑上互相争执半天，把所有严肃的问题都转化成笑话。维吉尔只在乎重要的那部分，而可以轻易的识破他的各种虚张声势。

终于他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维吉尔低垂着眼睛，看起来有点可怜的问他，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和Mo到底是怎么回事？

洛夫伦打算说实话，毕竟他是霹雳无敌屌炸天·在紧挨着安菲尔德的pizza店工作·独自带着女儿却从没叫过苦·有的时候像个坏人但是从来没真的伤害过任何东西的洛夫伦。

“我们互相关心，”他说，“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更深的关系中。”

维吉尔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德扬不知道他懂了没有，接着他就把话题岔开了。也许今天晚上以后维吉尔就不会来找他了。

剧情很快进入最后一章，他洗着澡唱着歌，亨德森走了以后淋浴间只剩下了他的维吉尔，但是他没有察觉。维吉尔反手关了水龙头，向他走过来，他身材高大，古铜色顺滑的覆盖在他匀称的身体上。他走过来，低下头，深棕色的眼睛认真的对着德扬的，让他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笑话。

维吉尔闭上眼。倾身过来，而德扬没有精力享受这一刻，他回过头去，果然看到Mo无声无息的出现在门口。

维吉尔停下动作，他们三个互相观察着。

又一个一模一样的结局……德扬叹息着，打算立马关机睡觉。

可这时候，维吉尔的声音缓缓的响起来，德扬吓得把手机举到脸前。最开始几乎都无法分辨维吉尔说了什么，过了几秒钟才看清，差点没吓得他跳下床。

维吉尔说：“我不介意多一个人。”

下面“点击继续”的按钮亮了又暗。

德扬点了一下，镜头转到了Mo脸上。

黑猫一样的头发轻轻颤动了两下。

输入框出现，德扬被允许说一句自己的话，什么都行，作为这一季的结束。

没有人在看，他想，这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关上手机，他还是那个疲惫的Pizza店员。他何必像傻子一样非要打一句话上去。

但是他当时就是像傻子一样打了一句话，他一个一个单词写的，最后，他看到他的小人对另外两个小人说：“生活在安菲尔德的阴影下，我仍然觉得很幸福。”

## 【曼豆腐AU】守护者之歌

曼朱基奇/莱万多夫斯基

龙与地下城/西方魔幻AU，和之前裤袜玳渣那篇同一个设定。

点梗来自，要求：“想看万万误打误撞帮直男偶像阿壮出柜，深柜阿壮留下一句“爱过”之后和万万切断联系，网传二人从此交恶。一两年后，已经（被动）身为竞技体育🌈平权代言人的阿壮再遇万万，两人再次交♂流♂切♂磋，解开（不存在的）误会，就要重归于好之时，闺蜜小宽携正牌男友老k来看万万比赛，偶遇暧昧关系中的阿壮，并进行了探测交流，（主要是和闺蜜聊了几句），导致关系突然被催化，阿壮正经告白万万，两人走向HE🍷（划重点）。”

问了问可不可以换个AU，剧情基本不动，得到了许可。

安姆的都城阿斯卡特拉近日已经被圣杯的传闻搞的人心惶惶，一到晚上安姆的卫兵就成群结队的开始巡逻，而普通人也早早的关门闭户。但当年轻的吟游诗人托马斯·穆勒走进脸红的美人鱼酒馆的时候，却没感觉任何压力。本来，吟游诗人就是费伦大陆上最乐观的那一群人，他们爱好旅行、什么都不太精通但是什么都会一点，一点点盗贼的偷窃和开锁本事，一点点舞刀弄剑的花哨技巧，还有一点能让小孩子惊叹的法术和让成年人流泪的歌

谣，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乐天精神，从不像其他雇佣兵那样不断追逐着荣誉与财富，对于托马斯来说，只要有个晚上能落脚的地方，再不济去戏团玩玩杂耍、或去市集里转一圈顺点东西，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忧虑的问题。

他进了酒馆之后，先跟着一伙儿聊的最大声的冒险者们坐了一会儿，他们举着啤酒，大声谈论红龙和弗洛伦蒂诺公爵珍藏了三个世纪的金杯被盗的事情，锈迹斑斑的“家族宝剑”插在肥硕的肚子旁边，剑鞘戳了托马斯的小腿好几下，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兴味索然，四处张望着有没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人物。

他马上就发现了目标。左前方的角落坐着一个一身黑色的男人，长着一张坚毅板正的面孔，头发剃的短短的，手脚处的绑带都一丝不苟。他一眼都不往坐在灯光下大声喧哗的冒险者这里看，只是专心的剥着他的花生米，剥开一粒，就往嘴里放一粒。托马斯就那么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个人剥花生米剥的还挺有意思，首先他目视前方，看也不看手里的花生米，只是用带着老茧的手指一搓，就把壳子分开了，速度很稳定，若不是盘子里的花生米越来越少，还以为是什么法师造的幻境，反反复复就这么一个动作。此外，托马斯发现他的手肘是悬空的，不管是搓开的那一下，还是递到嘴里的时候，他几乎都处在一个警戒的姿势上。托马斯敬佩的看了一眼他腰间别的长剑，从尺寸来看，应该是把双手巨剑，确实需要绝佳的臂力。北部来的游侠，托马斯暗忖，可惜男人坐的地方实在光线太暗，看不清对方的徽章——游侠多半是善良的人，爱独来独往，但是仍然有着自己的社团。不过就算他不是什么坏人，我也不想招惹他。

而右后方，就是黑衣男人对角线的方向，坐着另一个挺有意思的人。他穿着一件白色袍子，戴着兜帽，若不是托马斯能看到一点弯刀的弧线，还以为这是个法师。他面前放着一杯酒，但是却没去碰，似乎在想什么，正在托马斯看过来的时候，他也看向了坐在灯光下的托马斯，一双蓝眼睛带着奇怪的神情，还没等托马斯对他笑起来，他就急忙转过了头。从眼睛的颜色来看，不是安姆帝国的公民，托马斯判断，极有可能是个野蛮人狂战士。那掩藏在袍子下的身体看起来修长而且力量十足，托马斯毫不怀疑他能掐着眼前这个胖子的脖子把他扔出酒馆。缩了缩脖子，他决定不去理会这两个奇怪的男人。但就在他打算向老板订一间最便宜的屋子的时候，白袍的男人又看向了他的方向。这次，他们的目光在空中对焦了一瞬。

托马斯向他走了过去。

“你好。”托马斯说，给了老板一个热情的笑容示意这里需要更多酒精，“我是托马斯。今天刚来到这座城市。刚才本地居民给我介绍了一番，说阿斯卡特拉最近来了很多外地冒险者。”

“我是佣兵。”男人出奇的坦诚。就在这时，托马斯感觉好像有人在看着他们，让他后背汗毛倒竖。

男人拿过桌上的酒喝了一大口，又叹了一口气，才抬起头来，看起来不但疲惫而且有点悲伤：“……我们，本来是被雇佣来保护…一个法师去接受她的成年试炼的。”

托马斯预计到今晚的故事可能让他的乐观天性都不够用，但还是做好了准备，等着男人自己说下去。

“但是我们失败了。她在试炼中死了。”没想到男人说的比他想象的简短地多，不对，托马斯想，这不是让他困扰的根源，野蛮人天性没有那么在乎死亡和荣誉，那什么才是？

“法师的试炼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不是你们的问题。然后呢？”

“可是我的同伴不这么想。”来了，托马斯想，他不是唯一一个被雇佣来的人。

“我的同伴……他从北部地区来，是个，怎么说呢，很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的人，他曾经是冰原战士团的一员，是因为看到不详的预兆才自愿南下的，不是为了和红龙作战，而是为了保护在开战期间可能伤害的平民和森林……”

“可以理解，”托马斯点了点头，“游侠嘛，都是这样。”

男人有点惊讶的看着他，要知道游侠的社群并不像圣骑士这样大张旗鼓，能从名字听出来历的人也不简单。但惊讶只是一闪而过，大概是猜到了托马斯是个吟游诗人，他继续说下去：“但是他在路上丢了一些钱，或者用它来干了什么事情。总之，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接了这个雇佣任务。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发誓他将用生命去保护那个女孩……”

“可是她没活过试炼，所以这就成为了他的耻辱？”

男人低头又想了想，才决定把话说出来，：“那个女孩，本来有机会活下来的。虽然我们 cannot 干扰法师的试炼，但是我们……嗯，如果在她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其实可以攻击魔法屏障，然后把她拉出来。”

托马斯同情的看了他一眼，觉得他一定是把这件事在心里压的太久了，他不用再接话，男人自己就会把全部真相——至少是他眼里的全部真相倒出来。

“然后你们没去？”



“我去了。”男人说，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恐惧来，手紧紧的抓住了袍子，“但是里面的鬼魂向我施展了石化术。所以……所以我的同伴也冲了进来，把我拉了出去。然后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主人死在我们的脚边。”

“你是说，”托马斯斟酌着字句，“他也可以选择把她拉出去？”

男人闭上眼睛，点了点头。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用手拿起杯子，又灌了一大口。

“不可以请牧师用复活术吗？”

男人摇了摇头，“我们没有她的尸体。”

托马斯也长叹了一口气，这确实是一个让吟游诗人感到不快的夜晚：“那你的同伴一定感到很沮丧，毕竟他发誓要保护她。”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又游移开来，托马斯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才发现男人最开始可能就根本不是在看他，而是看向对角的黑衣男人。当男人发出一声轻的只有托马斯才能捕捉的叹息，又转回头来继续和托马斯说话的时候，托马斯发现那个黑衣男人也在看向他们，一双眼睛闪烁着愤怒……和另一种难以分辨的神情。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他拒绝和我说话，”男人说，“他可能认为是我的错。”

“你知道怎么的嘛，”托马斯觉得自己可能是喝高了，兴高采烈的拍了拍男人的肩膀，“你今晚遇到行家了，我给你变个让你开心的戏法。”

还没等男人拒绝，他就站起来，盯着众人惊奇的目光，爬到了那一伙儿酒囊饭袋坐着的桌子上，他高高的在桌子上站定，对着酒馆里所有人说：“诸位，我是一个从南边来的吟游诗人，大家都叫我托马斯。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他关于红龙和蓝月骑士的故事讲的曲折离奇、引人入胜，渐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包括穿着黑衣的游侠，和白袍的男人。

“……而在离开之前，”托马斯向发出不舍叹息的观众们鞠了一躬，“我还有另一个故事带给大家——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朋友，一个勇敢的战士和破碎之心的故事。他在费伦大陆不那么肥沃、丰硕的地方长大，不像在座这样幸运。他从小靠和野兽搏斗获得食物，还有狡猾的地精、和凶猛的半兽人，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建立了自己的荣誉。他本以为他不会为任何人动心，直到他遇到了一个从北部来到剑湾的游侠，他是那么纯洁与固执，那么暴躁与富有信仰，日复一日，他认为游侠对他也抱有同样的感情，他第一次跪倒在帕拉丁的神殿里，几乎要说出他之前认为从不可能说出的字句。但是，灾难发生了。他们要保护的主人受到了生命威胁，而他也在与怪物搏斗的时候也受了重伤，这个时候，忠诚的游侠没有选择救他的主人，而是选择把他救出了重围，这就违背了游侠曾经许下的誓言、也丢弃了所有荣誉。因此，他们的爱情和耻辱缠绕起来，尽管彼此还怀着深厚的情感，但是游侠只能告诉别人他痛恨我的朋友，也痛恨自己——”

还没等托马斯加上一个缠绵悱恻的结局，就听见寂静的酒馆里传出凳子拉扯的声音。只见黑衣的游侠站起身来，直直对着白袍男人：“莱万多夫斯基。”——这是托马斯今天晚上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你派这个小丑来玷污我的名誉，我要对你宣战。”

白袍男人一动不动，他的手已经摸到了刀鞘，但是最终垂了下去。

观众的视线像拨浪鼓那样在他们之间移动，生怕黑衣游侠下一步就冲上前去，引发一场血战。

但是他没有。他手一推，又把抽出一点的巨剑推回了剑鞘，冷冰冰的，他说：“你不值得我的挑战。”，然后大步踏出了门。

白袍男人神色惨淡，连看一眼托马斯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立刻走上楼去。

酒馆过了半晌才有人说话，那个“酒囊饭袋”骑士，就是托马斯一进酒馆第一个搭讪的男人小声说了一句：“我以为费伦大陆不歧视同性恋。”

“我不干。”莱万多夫斯基咬着牙，对城主一字一顿地说，但是第二个念头转瞬进入他的脑海中：“他是怎么答应的？”

阿斯卡特拉的城主是个白头发的老人，身上一身半旧的铠甲显然已久经风霜，闻言只是轻轻一点头：“你会同意的。”，好像莱万多夫斯基和曼朱基奇在脸红美人鱼酒馆的那起矛盾完全没有传到他耳朵里。

“他也没有同意对吗？”罗伯特说，曼朱基奇不可能答应和他一起加入同一个寻找圣杯的队伍，即使有城主从中周旋，那么真相很简单：曼朱基奇也没有答应，城主只是对他们俩各自有一套说辞罢了。只怪他刚才脑子被这个消息砸的昏头转向，没有反应过来。

“事实上，他答应了。”城主给了他一个微笑，然后双手凭空一指，一封信函出现在空中，上面熟悉的笔迹让罗伯特呼吸一滞。

“您到底用了什么法子？”罗伯特稳住精神，继续发问：“直接联系冰原武士团胁迫他？提供了钱？欺骗他说金杯的秘密和他的荣誉有关？”

“都不是。”城主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温和的看着他，“我告诉他，在追寻金杯的过程中，他将洗清他的罪过与苦楚。”

“但他多半会死在路上。”罗伯特说，“坦率地说，我可以为您卖命，但不能保证一定能……”

“那也是一种洗清罪过的方式。”城主回答，“罗伯特，你在意的东西有点过多了。”

“您在欺骗。”

“他答应了，是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城主说，“你了解他，你知道他是个很骄傲的人。如果他不相信我，是不可能低头的。”

“好吧，”罗伯特甩甩头，“我接了。”

罗伯特在出门的时候脑子还在嗡嗡作响，忍不住回身狠狠踹了门口石墩一脚。他简直搞不清这些平原人的脑子，在他们眼里，金杯是荣誉，是生命，是一切力量的来源，是博得安流传下来的遗产，是祈祷之物与罪恶的终结——“如果你仍然觉得自己有罪，去问问金杯吧。”国王对自己的女儿说。可是在雇佣兵罗伯特眼中，这些只不过是些虚幻的名头，他只知道一个简单的秘密：人的肉体是脆弱的。

“该死。”他骂出声来，“我做这件事只是为了赏金。暂时跟他相处一段时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命。做完就立刻和他们一刀两散。”

他这么一路默念着来到了酒馆门口，一进门，就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背对着大门坐着，身边连一个装花生豆的盘子都没有，显然除了等他并无其他事情。

罗伯特径直向他走了过去，拉开了对面的凳子。

“我们要讨论一下招募冒险者的事，”他冷着脸说，“公事公办，其他事情不谈。”

曼朱基奇看着他，倒没有发脾气，而是同样冷静的回答：“我同意。”

这下倒是让罗伯特心里堵了一下。但他没法表露出来，只说了一下他的目标人选：“我们的队伍要小而精简。除了我们两个以外，我还想要一个能够近战的武士，一个盗贼……”

“圣骑士。”曼朱基奇打断他，“我已经问过至热之心骑士团——”

“你说那些除了搭讪女人之外什么都不会的花架子骑士？”罗伯特瞪大了眼睛，“还不如要一个堕落黑卫。”

有一瞬间罗伯特以为他又要把曼朱基奇激怒了，但不知怎么地，他也把这股气忍了下去，

“这样吧，我们在这里公开招募，只有能胜过我的人，才能进入我们的队伍。”

罗伯特哼了一声，但他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在纸上先把武士这里略过去，继续说：“盗贼，一个牧师，一个法师……”他叹息一声，“我希望带两个法师，至少一个能发挥辅助功能。”

“我们要面对的是龙，”曼朱基奇冷笑，“你以为这些人的法术够用吗，比如那天你的那个三爪猫吟游诗人？”

罗伯特懒得和他争辩，他怎么解释托马斯只是正好路过呢，但他仍然感到一股急火冲上天灵盖，催促着他说出下面这句话：“我们还要面对的不只是龙，我们还要面对其他冒险者！你对战争到底有没有经验，在战争中，人会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习惯，你最好赶紧习惯这一点。不要抱着你的道德观和你的剑站在一边冷笑。三脚猫吟游诗人都比你强，他至少知道说实话。”

他说完就站起来走了，省的曼朱基奇把桌子踢他脸上。直到进屋关上门他才知道他说了点什么，腾的一下绯红窜上脸颊。

罗伯特懊恼地靠在床上，恨不得用被子捂住脸。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

曼朱基奇走了进来，还是一张臭脸，没有表情。看着他这幅样子，罗伯特刚才的同情心一下子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需要我的佣金。”曼朱基奇对他说，看起来甚至有那么一丝不好意思，有那么一下，罗伯特还以为他在讨要别的东西。

看他没反应，曼朱基奇又把同一句话缓慢的重复了一遍。

“你没钱啦？”莱万多夫斯基问。

曼朱基奇看着他，最终还是慢慢点了点头。

“他还没有把佣金给我。”罗伯特说，“这个你大可相信我。”

曼朱基奇点了点头，没说话，就转身要走，就在他要出门的当，罗伯特脱口而出：“你打算去睡草地吗？”

“你可以打地铺。”罗伯特补充道，“直到我们拿到钱为止。”

他们俩在同一间屋子里，却比罗伯特一个人在的时候更安静。罗伯特就早早熄灯打算睡觉。一开始，他心里风起云涌，怎么也睡不着。但是渐渐的，无边的寂静还是将他包围了，他觉得自己的脑袋逐渐往下沉，意识放空，准备进入梦乡。

这时，曼朱基奇忽然说话了，他的声音在黑夜里听起来异常遥远，他说：“我永远不能习惯有人会死。你可能觉得很愚蠢，但我们尊敬生命。”

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也不能看着你去送死。”

说完他就转过身去，背对罗伯特。呼吸渐渐平稳起来。

罗伯特想说什么，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他恨不得把地下的人踢醒，让他解释清楚那为什么可以看着年轻的法师走向死亡。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把马里奥叫醒，他可能又会幼稚的请他来床上睡，自己去地上。这么说吧，他开始感到愧疚，并且后知后觉的意识到：如果用一对一的方法去寻找武士，马里奥多半会精疲力竭，还八成会受伤。

如果真的要这么做，罗伯特下定决心，我会帮他完成一半的工作。

半梦半醒中，他又回忆起马里奥把他背在背上，一路疾走去山下找牧师的样子。他四肢僵直，一定很不好背，马里奥就把自己家传的剑卸了下来，却没有把罗伯特丢在那里，自己去找牧师过来。有些事情他以为他忘了，可是他没有。

他再也没见过马里奥用那把剑。他可能根本没有回去寻找，这是他赎罪的方式。

不过他最终也没有把这个说出来的机会。第二天，他们一边让酒馆老板帮他们放出寻人的消息，一边去至热之心骑士团寻找牧师——罗伯特终于还是妥协了，而且结果却是不错，他们找到了曼努·诺伊尔，一个因为过于懒惰不愿来骑士团经过试炼而差点被开除的战斗牧师，可以灵活的使用钉头槌，并且可以把餐桌上的炖鸡变成一只会跑的活鸡。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法师，即使以他俩的眼光，来应征的法师也只是一些花架子。

这一天晚上他们俩关系融洽了些，虽然一样没有交流，但是罗伯特觉得空气中有一些东西改变了。他们谁都没提找城主要钱的事情。

第三天他们检验了几个战士，有一个黑卫表现不错，斧子差点砍伤马里奥的手臂。（罗伯特猛的站了起来，事后，那个黑卫嬉笑的告诉他，他不会伤害他的小情人）但商量之后，马里奥却坚定的拒绝了他，因为他不能接受“这样道德败坏、信仰黑暗之神的战士加入他的团体”，罗伯特只能尊重他的意见。那一天直到收工，他们还是没有寻找到合适的战士。就在打算往酒馆走的时候，罗伯特忽然听到背后的人群发出惊讶的声响，他回过头去，只见半空中出现一道白色的门。

门打开了，他的朋友——费伦大陆上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师之一，托尼·罗斯从里面走了出来。还没等罗伯特的笑容浮现，托尼背后银光一闪，比他高一点的圣骑士出现在他身边。

“米洛听到了你们的消息。”托尼说，“然后他决定尽己所能帮助你们。”



罗伯特看向马里奥，对方也轻轻点了下头。

“太好了，托尼。”罗伯特说，“我们正好还没找到合适的法师。”

托尼却对他们摇了摇头：“我不能与你们同去，我只是将米洛送到这里。”

他绝口不提自己的任务，罗伯特便明白了，他接到的任务自然也与圣杯相关。

“托尼服务于弗洛伦蒂诺公爵的圣殿。”马里奥在他耳边低声说。

看着托尼在酒馆里和克洛泽紧紧的靠在一起，努力享受最后一刻时光。罗伯特忍不住对马里奥说：“也许我们仍然可以试着邀请他，他可以和我们一起走，我觉得他会为了米洛做任何事情。”

“他已经不是十九岁了。”马里奥看着他，棕色的眼睛目光清澈而温柔。

托尼向他们走过来，看起来疲惫了很多，他回头看看克洛泽鼓励的眼神，还是深吸一口气，站到了罗伯特跟前来。

“我听说你们还需要一个法师，”他做了个手势，制止了罗伯特说下去，“我有个推荐的人选。”

他手在虚空中一晃，就出现了一个卷轴，他把这个卷轴递给罗伯特：“幻术师库蒂尼奥，他将在三天以后到来。”

“另外你们的队伍需要一个盗贼，如果他能有法师兼职会更好，而我有个朋友，正好胜任……”

托尼的话还没说完，罗伯特就有了不详的预感，果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托尼的肩膀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棕色的卷毛脑袋：“托马斯·穆勒，听候差遣！”

罗伯特又看了马里奥一眼，希望他说出什么回绝的话来，穆勒的眼睛也跟着罗伯特的头扭过去，期待的看着马里奥。只见曼朱基奇冷静的点了点头。

托马斯立刻开心起来，他快活地对罗伯特说：“你们会需要我的——听说马尔科·罗伊斯也加入了寻找圣杯的旅途——就是你的旧情人，嗷呜——不好意思。”

罗伯特惴惴不安地看向马里奥，看他面上还没有什么表情，就一咬牙，拉住他的手，说：“你跟我来。”，顺便跟托尼打了个告别的招呼。

他们俩一路走到罗伯特的屋里，马里奥沉默的靠在门口的桌子上，罗伯特在床前一弯腰，从床底下拽出了一样东西。他打开布包，郑重的把它托在双手上，向马里奥走去。

“我本来想晚一点再还给你，但是我不想让你一直对我这个表情……”

那是他的家族佩剑。

罗伯特之后说了什么他听不见了，他想到当他的父亲把这把以寒冬命名的巨剑交给他的时候，曾经对他说：“马里奥，我们必须经过漫长而严酷的冬日，才能见到春天。而你必须发誓，若有人在冬天呼唤你，你将义无反顾的回到冬日。”

可是爸爸，在这一刻马里奥几乎想软弱的跪在地上，我多么想长久的留在春天，我多么想将圣杯捧在手上——那时我将向它讨要一个答案。

“可是，”寒冰之心对他嗡鸣，“你不是已经拥有一个答案了吗？”

他不知所措地抬起头，正好对上罗伯特冰蓝色的眼睛。

马里奥，深深的吸气，站了起来，接过他的佩剑，郑重的向罗伯特发誓：“我听见了你的召唤，我给你回应——并将守卫你穿越这个冬季。”

\* 很抱歉他们到最后还没有搞上，但是HE，应该算符合要求

\* 托尼那段出自他一个采访，问他到底会不会回到德甲，他说应该不会了，毕竟他已经不是19岁。不过要是19岁，他应该会 and 克洛泽踏上这段没有回头路的征程。

【笛万/笛宽】德比前后

Alpha！莫德里奇/Omega！拉基蒂奇

Alpha！莫德里奇/Omega！克罗斯

点梗来自

感情关系非1v1预警

今天伊万亲了他，当着齐达内和巴尔韦德的面，卢卡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伊万刚被伊斯科放倒了，一边球裤高高掀了起来，露出一条结实的腿来，伊万有双美丽的腿，圆滚滚的大腿根可以紧紧并起来，下面是足球运动员的漂亮小腿。他亲伊万的时候手不能往他腰上或者腿上放，只能环住他的脖子。

齐达内看了他一眼，齐达内是知道内情的。

比赛结束后伊万本来应该立刻来找他的。加泰罗尼亚的事情闹得厉害，球场附近更说不上安全，但是对于在南联盟破裂时期成长起来的卢卡来说，倒也算不上什么。伊万又多少对这种敌对的事情有点不走心，他和家人生活在瑞士，对战争和抗议都有点缺乏理解力。只知道俱乐部不让出门的时候不出门。

但伊万没有，卢卡看过去，发现他的中场搭档，托尼，环着伊万的腰正热切的对他说着什么，笑着，对着伊万的耳朵说悄悄话。卢卡多少有点惊讶，伊万点赞那个“拉基蒂奇>克

罗斯”的推托尼应该不会不知道，他本以为他俩也就表面还算友好，不知道他们哪里生出来这样的情谊来。

托尼应该不会把昨晚的事情交代出来，卢卡想，没有道理。他帮了托尼的忙，托尼怎么说都应该感谢他才对。但他担心经过一场的奔跑流汗，托尼后颈的信息素抑制贴纸已经松了，伊万可能会从他身上闻到卢卡的味道——如果他们交换球衣的话。被标记的伊万对这个很敏感。

昨晚——昨晚本来不至于发展成那样的关系的。只是托尼忽然到了时候，不巧。德国人发情期一向规律的，和他本人一样，一丝不苟的。但是一周前他从队医那里拿了点什么药，帮助什么肌肉问题的，好巧不巧正好有点影响发情期的副作用，然后就早了两三天。加泰罗尼亚地区不太安全，虽然早上开始托尼就发晕的把脑袋靠在冰凉的车窗上，脸发烧，眼睛都不想睁，但贸然联系他的Alpha赶过来还是不方便。

齐达内让照顾托尼的卡塞米罗坐到前面去，在旁边和他低声聊了两句，接着他下车的时候拦住了卢卡，问问卢卡愿不愿意做个临时标记。

“你知道，就轻轻咬一下，维持个两三天，推一管药，应该能撑过这一回。”齐达内说，

“托尼也同意了，他的Alpha不会知道。他三天以后过来，那时候味道早就消散了。”

队里确实没多少Alpha，好多还不合适，比如齐达内本人，万一被人发现就要变成小报的主题，而卢卡和他走得近，身上互相有点味道也说的过去。

莫德里奇想了几分钟就点头了，他也不是不熟悉这些，甚至都没多问一句为什么是他。不过齐达内还是告诉他了：“托尼选的你。”

卢卡答应以后立刻就去了托尼的房间，托尼躺床上，盖着个单子，上衣和外裤大概脱了，紧身牛仔裤和半袖胡乱丢在沙发上，露出肩头和锁骨上的纹身来，闭着眼睛，听他进来都没睁开眼。

卢卡坐在床沿上，跟他说了一句我要咬了，对方低声嗯了一声。卢卡这才觉得他是不是不好意思，所以不愿意睁眼。但他也不想问，就手绕过托尼的脖子，把他的脑袋稍微抬起来点，把头凑过去，打算直接对着他后脖子的腺体咬一口。凑过去的时候他发现托尼的呼吸明显的变的更重了，好像跑满一场欧冠。热气向卢卡的耳朵吹过来，混合着草木香气，让他一阵晕眩。

“好了。”他咬完了以后让托尼躺了回去，对旁边的队医说。他得感谢托尼让这个过程看起来没那么尴尬，因为德国人并没发出任何高潮般的叫声，或许他在被子底下紧紧的掐着床单，控制住了自己。总之，他看起来挺安静的。

队医接着给他打了一针。涂抹满壁画的胳膊不太好找血管。托尼看起来累了，就闭着眼睛随他扎。卢卡本来想问他可不可以走了，但他刚一站起来，托尼也睁开了眼睛，说你能陪我待一会儿吗。

他知道这看起来像什么，不过他也没说什么。他坐了回去，在队医的眼皮底下握住了托尼的另一只手。他用两只手轻轻摩挲着那一只手，希望他的队友能够把这阵难受的热潮挺过去。卢卡想到了挺多东西的，他不是小孩子了，他知道热流正从对方修长的双腿间涌出来，知道他想紧紧的抱住什么永不放开，知道他会瞬间失神，下贱的急不可待的答应任何

人，他也想到了明天的德比，想到齐达内说的话，想到新球衣穿到身上的味道。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一部分上。

队医走的时候托尼自己把手从他的手中间抽了出来，意思是他也可以离开了。可是卢卡没有，他接着又坐了一会儿。托尼小看他了，巴尔干硬汉卢卡·莫德里奇有着不容小觑的心理素质，他根本不在乎一个队医会怎么想，或者会不会把他看成趁人之危的混蛋——他不是，所以他只是握着托尼的手，问都不会问床单下面在发生什么。他跟托尼聊了一小会儿明天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说到托尼的区域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冲击。他们也说到国家的事情。因为他们隐隐约约听到酒店外面吵闹的声音。出乎意料，虽然托尼生活在东德，但却对柏林墙存在又倒塌并没什么印象。

出门的时候他想，但愿伊万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倒也没什么。不过最好还是能告诉他，他不介意飞过混乱的半岛去找他。哪怕只是和注射完抑制剂的伊万聊聊天。

托尼应该没有告诉伊万什么，伊万过来找他的时候看着还挺高兴的。拜比赛情况所赐，他没高兴到再次把自己剥光。

“我昨天去你房间找你了，”伊万说，“但是你不在。你应该告诉我的。”

“告诉你什么？”

“托尼说齐达内把你和他单独叫走了，说你今天没法首发——行吧，我原谅你，这个确实不能告诉我。但是你还是可以告诉我你不在。”

“托尼说？”

“他还说我得好好安慰安慰你。”伊万说着，就凑过来又亲了他一下。克罗地亚人看起来兴高采烈，于是卢卡自动把关于托尼·克罗斯的一切又咽回了肚子里。他不需要知道，卢卡想着，我愿意替他承担这个负担。同时，他希望托尼的Alpha真的可以在周五的时候准时到来，如果他不来，卢卡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下一次，再下一次，他总有一天将掀开蓝眼睛的中场搭档的被单。也许他老了，卢卡想，不知道明年这时候他会不会在意大利。